



(台灣) 林青玄

星月菩提

作家出版社





(台灣) 林清玄

星月菩提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星月菩提

作者：(台湾) 林清玄

责任编辑：王 元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36 千

印张：6.75 插页：2

印数：21,101—31,200 册

版次：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3 次印刷

ISBN 7—5063—0631—X/I · 630

定价：5.55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夏夜的时候，梅雨已经停了，满天的星星绕着一轮明月，我们走出屋外，所有污浊的空气都沉淀了，只留下犹带着梅雨清冷气息的风，从很远很远观音山的那头吹送过来。杨柳一样柔软的风，杏花一样细致的雨，这时我站在阳台上，不禁痴了，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天空，有这样动人的星月照耀着我们。

午夜的星星和月亮有时会美得出乎人的意想，但有时看着星月我会想：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匆忙的世界，到底有多少人和我同时看着星月呢？

能看星月、会看星月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有情致，还要有心。

其实，看星月或者不看星月，对我们都没有增减。一个注视现实生活无缘看星月的人，并不会觉得有所欠缺，而一个在抬头看星月得到心灵抚慰的人，也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因

此，能欣赏天上的星月，固然让我们感到欣喜，却也是无关要紧的。

但是，天上星月乃是人的心灵照映，如果回到自我，一个人完全不能照见自己心灵里月的光辉与星的明亮，就非常可悲了。

我们的生活差不多是一样平凡的，但在平凡的日子，我们如何才能常保不凡的心境来面对生活，甚至面对生命呢？这就需要时时在心中保有星月的光明。依照禅的说法，自性光明就是我们的月亮，而生活中点滴智慧的开启则如拱月的星星。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任世界转动，而恒久散发月亮一样的光明呢？又是不是在生活里的任何观照都能点燃我们星星一样的智慧呢？

我们要看天上的星星月亮，只要晴天时走出屋外抬起头来就行了，但如果我们要观照心中的星月，没有别的路，就是反观自我，做菩提与般若的开启。

修行，就变成非常重要了。

我的《紫色菩提》和《凤眼菩提》出版后，得到许多读者的回响，有许多读者问我如何保持一个清明的观点来面对生活。说起来不难，就是在心中保持星月的光明罢了，所以我把菩提系列的第三部取名为《星月菩提》。

取名为《星月菩提》，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从前，佛陀在星月菩提树下成正觉，从此，星月菩提树被称为“道树”或“觉树”。星月菩提树可以长到数百尺高，它长出的树子，上面有一个圆圈如月周罗，旁边围绕着如星星的细点，称为

“星月菩提子”。这种菩提子质地坚硬不易腐朽，所以又被称为“金刚子”。

星月菩提是做念珠最常用的菩提子，除了有质朴平凡的美，还有一种特质，就是它会依环境及持用的人而显现不同的色泽，染着水它就有水色，在清净的地方就有光滑的质地。在有修持的人手中，星月菩提就变成如玛瑙琥珀一样，有宝石的光润与辉煌。

有时遇到阴湿的天气，星月菩提子还会长出霉菌来，幸而它有坚实的质地，轻轻擦拭，就又光明如新了。

当我看着星月菩提子的时候，会觉得这小小的东西多么像我们的心，它有明亮的、坚韧的质地；虽然易于被外境染着而变化外表，但它的心性并不动摇。这样想来，佛陀从前坐在星月菩提树下觉悟到众生都有一样明净的佛性，也不是偶然的。

就在台北，光复南路、仁爱路、复兴南路一带也有许多星月菩提树，梅雨季节的时候，菩提树正在换装，翠绿的叶子落了一地，嫩黄的、桔红的叶子从枝桠中怒放出来，显得格外的美。

我走过台北街头的菩提树下，心里有深深的感动，这样小小的菩提树，原是在萧梁时代由智药三藏法师移植到中国，然后移植到江南，最后才到了台北，经过那么长而波动的时空，菩提树还是与佛陀坐在树下时一样的美，一样的明净而庄严。

可惜的是，在都市的菩提树，只有几尺高，而且不会开花结果，这难免令人感到遗憾，并且思考到生活在都市的现

代人，不也是和都市的菩提树一样吗？同样的菩提树，由于疏于照顾、时空不同，竟已经无法结子了。

我们眼见的菩提树是如此，我们心里的菩提呢？除了赞叹菩提的美，是不是还有壮大与结子的愿力呢？

走过菩提树下，我得到深刻的启示，其实，生活的事事物物不都在启发我们的智慧吗？只是我们心中没有星月、没有菩提，不能见及罢了。

这本《星月菩提》正是更契入现实生活，在生活中寻找智慧之泉的结集；比起《紫色菩提》、《凤眼菩提》仿佛又向前走了一段路。

在写作菩提系列期间，收到无数读者来信质疑、鞭策，与鼓励，给我很大的写作动力，虽然因为事忙无法一一回复，但我在心里一直觉得感激，并回向给这些特别爱护我的人。有许多读者问起我的菩提因缘，我无法一一回答。在这里附录一篇释果淳法师的访问稿，作为对这问题的回答，这篇文章曾刊登于《人生杂志》。

同样的，这本书也是在我的老师廖慧娟指导下，才能有一些更圆融的观点；在这里要特别向她敬礼。也要再度感谢妻子小莹的鼓励与督促。

最后，把这本书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并与有缘众生一起发愿：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林 清 玄

一九八七年六月于台北安和路客寓

目 录

自序.....	1
---------	---

波 罗 蜜

养着水母的秋天	11
猫头鹰人	17
想象的城堡	22
不封冻的井	25
月到天心	28
流浪水	31
生命的化妆	34
横过十字街口	37
百年与十分钟	41
戴勋章逛街的人	43
世缘	46
飞越冰山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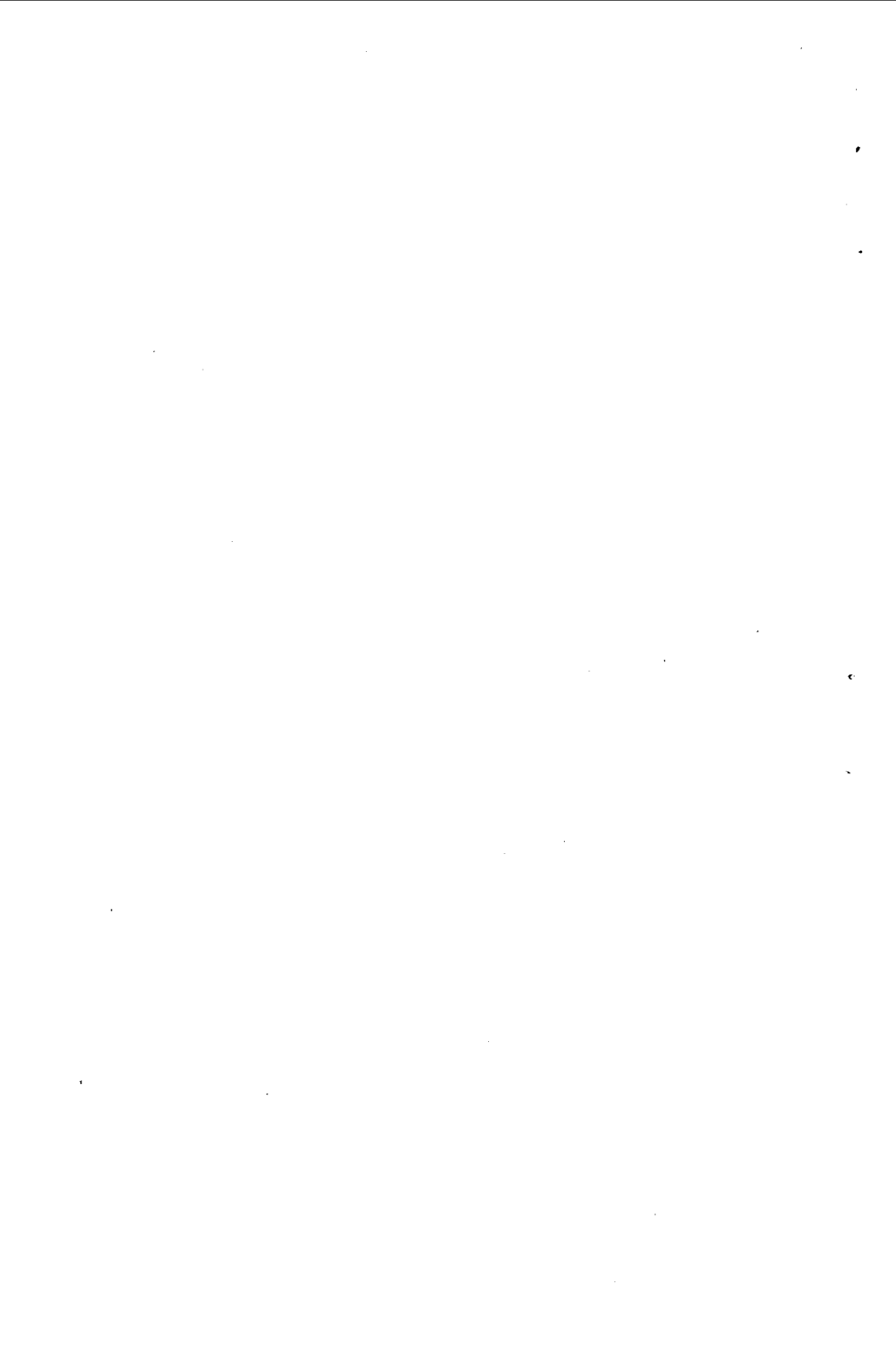
幸福终结者	52
在微细的爱里	55
云散	57
南国	60
飞翔的木棉子	63
求好	67
转动	70
素质	73
平常心不是道	76
洪炉一点雪	79
行走水上的人	83
云在天，水在瓶	86
十斛芝麻树上摊	89
射鹿	92
心的影子	95

曼陀罗

天马的故乡	99
自由人	107
人生丛林	113
看着世间的眼睛	117
小	120
月溪一偈	123
楞严经二帖	126

地动因缘.....	130
常啼·常悲·常不轻.....	134
来自妙喜国的人.....	146
敬礼马尔巴上师.....	161
虚云和尚年谱.....	169
心的恒河.....	171
纯想即飞，纯情即沉.....	178
盆与水的智慧.....	187
围炉一束.....	194
附录：神迹·文学·菩提路	释果淳 200

波 罗 蜜



养着水母的秋天

从南部的贝壳海岸回来，带回来两个巨大的纯白珊瑚礁石。

由于长久埋在海边，那白色珊瑚礁放了许多天都依然润泽，只是缓慢地褪去水分，逐渐露出外表规则而美丽的纹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失去水分的珊瑚礁仿佛逐渐失去生命的机能，连色泽也没有那样精灿光亮了。当然，我手里的珊瑚礁不知道在多久以前已经死亡，因于长期濡染海浪的关系，使它好像容蕴了海的生命，不曾死去。

为了让珊瑚礁能不失去色泽与生机，我把它们放进一个巨大的玻璃箱里，那玻璃箱原是孩子养水族的工具，在鱼类死亡后已经空了许久。我把箱子注满水，并在上面点了一只明亮的灯。

在水的围绕与灯的照耀下，珊瑚礁重新醒觉了似的，恢复了我在海边初见时那不可正视的逼人的白色，虽然没有海浪

和潮声，它的饱满圆润也如同在海边一样。

我时常坐在玻璃箱旁，静静地看着这两块在海边极平凡的礁石，它虽然平凡，但是要找到纯白不含一丝杂质，圆得没有半点欠缺的珊瑚礁也不容易。这种白色的珊瑚礁原是来自深海的生物，在它死亡后被强劲的海浪冲激到岸上来，刚上岸的时候它是不规则的，要经过千百年一再的冲刷，才使它的外表完全被磨平，呈现出白玉一般的质地。

圆润的白色珊瑚礁形成的过程，本身就带着一些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息，宜于时空的联想。在深海里许许多多，在海浪里被推送许许多多，站在沙岸上许许多多，然后才被我发现。如果我们从不会见，再过许许多多，它就粉碎成为海岸上铺满的白色细砂了。面对海的事物，时空是不能计算的，一粒贝壳砂的形成，有时都要万年以上的的时间。因此，我们看待海的事物——包括海的本身、海流、海浪、礁石、贝壳、珊瑚，乃至海边的一粒砂——重要的不是知道它历经多少时间，而是能否在其中听到一些海的消息。海的消息？是的，就像我坐在珊瑚礁的前面，止息了一切心灵的纷扰，就听到从最细微处涌动的海潮音，像是我在海岸旅行时所听见的一般。海的消息是不论我们离开海边多久，都那样亲近而又辽远、细微而又巨大、深刻而又永久。

有一个从海岸迁居到都市的老人告诉我，从海岸来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转身面向故乡的海，最后一刻所听见的潮声，与他初生时听见的海潮音之第一印象，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海边来到都市的人们，死时总面向着海，脸上带着一种似有若无似笑非笑的苍茫神情，那种表情就像黄昏最后时刻，海上所

迷离的雾气呀！”老人这样下着结论。

我边听老人的说话，边就起了迷思：那一个初生的婴儿，我们顺着他的啼声往前追索，不管他往什么方向哭，最后是不是都到了海边呢？那一个临终的老人，我们顺着他的眼睛往远处推去，不管他躺卧什么方向，最后是不是都到了海岸呢？我们是住在七山八海交互围绕的世界，所以此岸就是彼岸，彼岸就是此岸，都市汹涌的人群是潮水的一种变奏，人潮中迷茫的眼睛，何尝不是海岸上的沙呢？

对于海，问题不在我们的时空、距离、位置，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体贴海的消息。眼前的白色珊瑚礁在某些时候，确实让我想到临终时在心里听到海潮音的老人。他闭着眼睛，身体僵硬如石，石心里还有温暖的质地，那是属于海的部分，不能够改变的。

我养了那两个礁石很久以来，有一天，夜里开灯，突然看见了水面上翻滚飘浮着的一群生物，在灯光下闪烁着萤光，我感到十分吃惊，仔细地看那群生物，它们的身体很小，小得如同初生婴儿小拇指上的指甲，身上的颜色灰褐透明，两旁则有无数像手一样的东西在划动着，当它浮到水面，一翻身，反射灯光就放出磷火一样的光芒。它身体的形状也像一片指甲，但也像一把伞，背后还有细微几至不可辨认的黑点。

这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生物就像太空船忽然来临，使我惶惑，到底这是什么生物？什么因缘突然出生在水箱里？我只能判别这群生物的诞生必与珊瑚礁石有关，其它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懂生物的朋友，他大叫一声：“唉呀！

这是水母嘛！”我们坐着研究半天，才做出这样的结论：水母是由体腔壁排卵，卵子孵化为胚以后，就会附着在海上的物体，像礁石一类，过一段时间从胚中横裂分离，就生出水母，一个胚分裂后会变成一群水母，我从海岸携回的白色珊瑚礁原来就有水母胚胎的附着，到水箱以后才分裂出生了一大群小水母。

“这已经是最合理的推论了，不过，”朋友带着疑惑的表情说：“理论上，水母在淡水，尤其是自来水出生，一定会立刻死亡，不会活这么久。”我们同时把目光移向在水里快乐游动的水母，它们已经活了几十天，应该还会继续活下去。

朋友说：“有一点似乎可以解释这奇怪的现象，有些科学家实验在水中生孩子，小孩生下来自然就会游泳，反过来说，水母在淡水中生活也不是不可能。”

接下来许多日子的深夜，我都会想着水母在水箱中存活的原因，它们在水箱中诞生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海，当然也没有海水的记忆，这使它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注满自来水的玻璃箱中生活，水母和人其实没什么不同，今日生活在欧美严寒雪地中的黑人，如何能记忆他们热带蛮荒中的祖先呢？

水母在水箱中活着，却也带给我一些恐慌，那是因为问遍所有的鱼店，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养水母，只好偶尔用海藻来喂它们，幸而水母也一天天长，养了一整个秋天，每一只水母都长得像大拇指甲一样大了。自然，这些水母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水族馆中任何名贵的水族也不能相比。

当我还在痴心妄想水母是不是可以长得像海面上的品种那么巨大的时候，水母就一只一只在箱中死亡，冬天才开始不